

走向共和

张建伟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于是李鸿章成为药引子，引出两剂药方：一剂是大清国通过内部变革而施行君主立宪，一剂是孙中山通过外部革命而进行共和立宪。

走向共和

张其成
著

中华书局



走向共和

张建伟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走向共和/张建伟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1

ISBN 978-7-02-008691-7

I. ①走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长篇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165897 号

责任编辑 刘 稚
装帧设计 柳 泉
责任印制 史 帅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邮政编码 100705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460 千字
开 本 680×1000 毫米 1/16
印 张 31.25 插页 2
印 数 1—10000
版 次 2012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
印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08691-7
定 价 39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目 录

- 第一章 太后回銮** 1
- 《辛丑条约》规定：天津租界二十公里内不能驻军。袁世凯命令：北洋军改穿警察制服，开进天津城。他扫了那些大惊失色的洋人一眼：“请看清楚，这不是军队，是警察。”
- 第二章 中南海牌局** 24
- 奕劻奏道：“岑春煊说，他要当老佛爷的一条恶狗。对主人忠心，正是狗的本性。虽说他咬的是奴才，倒也证明他是条忠心耿耿的好狗。以奴才的一条小命，老佛爷得此证明，奴才很舒服。”
- 第三章 三条道路** 47
- 大清国面对的，是一道选择题：固守专制体制，既镇压革命，又反对改革；被革命党取而代之，国体走向共和；痛下决心，自主更张，保留君主，实现宪政。这三条道路，两条是死路，只有一条活路。
- 第四章 废科举** 68
- 慈禧说道：“科举好，旧车道儿上通着官场，学子们自然趋之若鹜；新学也好，可没个实际的前途，谁愿意上道儿呀？这里边的是非，六十年啦，就没个了断。今儿个，咱们就一块儿了断了它。”

第五章 预备立宪

79

袁世凯奏陈：“这君主立宪国，有的多出一个爹，就像日本天皇；有的多出一个妈，就像英国女王。日本爹的权力大些，大权统于天皇。英国妈的权力几乎没有，却要母仪天下！咱大清要是实行了宪政，太后自然是当爹。”

第六章 新官制

107

袁世凯面对太子党们言道：“立宪首定新官制，君主端拱于上，不劳而治；内阁操持行政，担当一切风险。诏书颁布之时，诸位王爷也是言之凿凿，千难万险，誓死立宪。可如今，世凯先是千夫所指，成了王爷们的对头；继而军机不释，亲贵寇仇，我已是死无葬身之地。”

第七章 大参案

141

瞿鸿禛总结道：“咱出的那张牌叫‘整肃吏治’！迂腐啊！老佛爷哪里在乎你贪污玩闹，可你要是跟她离心离德，你死去吧！可你看人家出的牌，都是屁股牌——人家搞女人，搂钱财，可永远政治正确，屁股永远坐在正确位置。那才叫真高！清洁的道德牌打不过肮脏的屁股牌！咱们从一开始就败了！”

第八章 死神之舞

188

慈禧太后对载沣的临终遗言：“家里的事儿，外人的事儿，要分得开，捋得顺；外人，总归是外人；越是外人，越要对他好，至少，看上去好。国家的事儿，关键在稳住人心。稳住了人的心，也就稳住了咱的国。”

第九章 掘墓人

212

杨度讲话：“三年前，朝廷开始预备立宪，袁世凯大人挺膺而出，为我大清立宪之精神领袖，如今朝廷竟将袁大人驱逐回籍，并宣示九年之后再开国会。革命党已是几次揭竿而起，朝廷再若敷衍塞责，等不及两年，国家就会大乱！”

第十章 辛亥首义

231

孙中山说：“是役也，碧血横飞，浩气四塞，草木为之含悲，风云因而变色。全国久蛰之人心，乃大兴奋。怨愤所积，如怒涛排壑，不可遏抑。斯役之价值，直乃惊天地、泣鬼神。”

第十一章 三国演义

241

杨度对袁世凯说道：“你就做个曹操又如何?! 当年汉室没有曹操，不知会有多少人称王称帝，哪里会有后来的三国归晋?”

第十二章 清廷逊位

259

公元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三日，龙旗徐徐下降，共和国旗徐徐上升。统治中国长达二百六十八年之久的清王朝宣告结束，中国数千年封建王朝宣告灭亡。

第十三章 新旧交替

277

卸职后的孙中山把一个瓷盘送给袁世凯，上面写着“天下为公”，他说：“请转告袁大总统：这四个字是刻在瓷盘上的，很怕摔，需要小心呵护。”

第十四章 府院之争

296

袁世凯对内阁总理唐绍仪说道：“都是一家人，是不能说两家话的。你记住，孝顺孝顺，只有先‘顺’着，才是真‘孝’。”

第十五章 张振武案

315

孙中山说道：“共和国这才成立多长时间啊，连续发生三件大案！迁都闹成兵变！行政两次倒阁，这第三届内阁还没诞生，你们就杀了张振武。约法约法，约法在你们眼里是什么？废纸啊?!”

第十六章 孙袁会谈

335

孙中山说道：“最重要的是遵法守法。目前咱们已经有了《临时约法》。可问题是，有了法却没人遵守，这法还有什么用？所有的法，你要老百姓遵守，当权者必须首先遵守。这做起来，真比登天还难！”

第十七章 民权初步

355

孙中山说道：“在当代共和制度的国家，‘共’就是说，国家权力是公有的，国家的治理是所有公民的共同事业。‘和’就是‘合群力而治国’，就是民主。如今咱们就是共和国，这人民的民主权利怎么能剥夺呢？那还叫什么共和国？！”

第十八章 宋教仁案

374

宋教仁遗嘱：“大总统鉴：目前民主政治刚要步入正轨，遽尔撒手，死有余恨。伏冀大总统开诚心，布公道，竭力保障民权，使我中华民国制定出一部任何人不得违背之正式宪法，我虽死之日，犹生之年。”

第十九章 二次革命

391

孙中山说道：“咱们的宪政太不成熟了。咱们的国会议员太天真。民国成立快两年了，袁世凯已经成为玩弄宪法政治的高手。我党必须发动二次革命，推翻袁世凯的专制统治！”

第二十章 正式大总统

410

参院议长把《大总统证书》捧向袁世凯：“祝贺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先生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届正式大总统！”袁世凯朝证书深深鞠了一躬，双手接过来：“世凯与诸君同贺！”

第二十一章 中华革命党

426

黄兴批评孙中山：“你要一个党向你一个人宣誓效忠，为你一个人打指模，把革命党倒退为会党组织，我不允许你犯这种错误！”

第二十二章 皇帝的新衣

444

孙中山说道：“这个所谓的共和国，参众两院全是假的，立法司法也全是假的！所谓民主不过举举手，所谓法律不过摆样子。这就是‘皇帝的新衣’啊！”

第二十三章 袁世凯之死

457

袁世凯说道：“民主，我也渴望民主，真正的民主。可民主是个过程，总得先集中权力，把国家先搞好嘛。我需要的不是激进主义，而是保守主义！我为人民鞠躬尽瘁，可他们为什么还是恨我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！”

第二十四章 五权宪法

472

孙中山说道：“我只是希望，让我们有真正的而不是虚假的‘主权在民’！让我们的共和国不是一个词语，不是一个形式，她要成为我们实实在在的生活方式，成为我们牢不可破的信念！”

后记

491

第一章 太后回銮

大戈壁中，回銮的队伍浩浩荡荡。忽然，传令的飞骑官高举令旗，朝队首奔驰，一边口中喊着：“太后懿旨——停！太后懿旨——停！”

临时行在的行辕外，太监总管李莲英一掀营帐的帘子，走了出来。太监小德子端着点心盘子迎了过去，“大总管，出什么事儿啦？”

“你进去不就知道了？！”李莲英不屑回应他。

小德子垂首侍立，等李莲英扬长而去，小德子进入行辕大帐，把点心盘子放到慈禧、光绪之间的小桌案上，侍立一旁。光绪正在翻看着《辛丑条约》，好像在找什么条款。二人都还穿着家常的衣服，虽然不再有逃难时的寒酸，却也朴素得很。

这是一九〇一年六月的一天，慈禧早在西安行在就发出诏书，“以和局已定，诏择于八月一日回京。”

所谓和局已定，指的是在与八国联军进行谈判的全权大臣李鸿章的努力下，终于签订了《辛丑条约》。那是个很屈辱的和约，大清朝要赔偿西方联军的战争经费，总共四亿五千万两银子！

赔银子，老太后当然心疼。那数量太大了：相当于四亿五千万中国人每人要拿出一两银子！在今后的三十九年内，以关税、盐厘、常关收入作抵。按照荣禄的说法：“将来中国的财力都让外国人给占尽了，中国将成为一个不能行动的大痲病鬼！”但有什么办法呢？你打了败仗嘛！人家西方已经够宽大啦，用慈禧的话说：“今兹议约，不侵我主权，不割我土地，念列邦之见谅，疾愚暴之无知，事后追思，惭愤交集。”总之是我们错了，人家也原谅了我们，只是要点银子，那还不赶紧乖乖地“量中华之物力，结与国之欢心”。

对太后来讲,经过这么一番大折腾,老太后本人居然没失去什么,仍然君临天下,而国家也由“天下大乱”又变成了“天下大治”!中国没有亡。中国在我的领导下没有亡。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呀!

当然,还有一件事情,也很重要:伪造历史。

义和团运动时期,朝廷发了一系列“纵拳”谕旨,白纸黑字,那可是太后掀起动乱的铁证。必须销毁,一张纸也不能留下。于是下达谕令:

(译文)一九〇〇年夏天,拳匪衅起,凭恃城仕,挟制朝廷,当时所颁谕旨,都是首祸诸人,于事机纷扰之际,乘间矫擅,不是朝廷的意思。所有不得已之苦衷,已经微言宣示,中外臣民,谅能默喻。现已将首祸诸人分别严惩,着内阁将五月二十四日(公历六月二十日,宣战日)以后、七月二十日(公历八月十四日,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日)以前的谕旨,汇总归堆,听候查明,将矫擅妄传的各种谕旨,提出消除,以重纶音而昭信史。

好啦,该办的事情都办好了,甭发愁啦,就要回家啦。在这荒天野地的大西北,居然呆了一年多时间,早就呆得不耐烦啦——快点,收拾行李,回家去啦!但这回家的路刚走到半道上,有一天,光绪皇帝闲来无事,细读条约,忽然把其中的一条“附文”指给太后看。慈禧看了看,想了想,吓了一跳。

那不过是只有十几个字的一段好像很不起眼的文字:“中国政府在天津租界二十公里之内不准驻扎军队。”

最初,老太后没大注意这个。不就是在二十公里的区域内不驻军嘛,有什么了不起?但此次经光绪皇帝特别一指,她惊出一身冷汗。她忽然明白了:这一条款无异于剥夺了中国政府在本国领土内的驻兵权,虽所限仅为天津一隅,但天津租界及以外二十公里范围,已将整个天津市区全部包括在内。天津是北京门户,中国军队倘不能在天津驻扎,则不仅市区的治安势必无法维持,而且整个北京政府也就形同虚设,这就好像一群羊在北京办公,而把住大门的是一群狼,北京政府还如何能行使统治权!以北京之门户,扼持于外人,老太后就是回到了紫禁城,岂不是日日不能枕席?!

领军机大臣荣禄首先承担责任：“奴才们真是罪该万死！本来这条约的第九款说，列强可以在我大清地方驻军，奴才们觉得，你能驻军，我也能驻军，却也没什么。不料，这洋鬼子弄的条约，后头竟然还有陷阱……”

慈禧怒道：“我算是看清楚，这洋鬼子没把我杀了，可还是不容我回去呀。天津是北京的大门，让洋鬼子守着，我就算是回到宫里头，能睡得着觉吗？我这大半辈子，年轻的时候，跟着你们的文宗皇帝，让洋人给逼迫到承德呆了一年；这一回，又是让洋鬼子逼迫着，在这大西北的荒天野地里呆了一年半。这来的时候，我是吃尽了苦头；难不成回去的时候，竟要我死在半道上？”说着，虽是强忍着，也看得出有些难过。

荣禄嗵地跪下：“奴才无能！奴才想办法……”

“条约都定了，还能有什么办法哟！”

“有办法，一定有办法。”荣禄一时情急，哽咽着说道，“大江大河都过了，这小河沟……”话没说完，一头栽倒地上。

众人大惊，慈禧尤其惊得站了起来，俯身向着荣禄：“荣禄，你这是怎么啦？快，快传御医！”

小德子一声“嘘”，飞快地出去了。但荣禄摆着手，被另外两个老军机大臣扶了起来。

“荣禄，你可是不能倒下啊！”慈禧泣道。荣禄已然缓了过来，被两个军机搀扶着，再次跪下了，“太后，奴才向太后推荐袁世凯。让他总督直隶，接收天津防务，他或许能想出个法子。”

“李中堂还没开缺呢！”慈禧的意思是，目前的直隶总督是李鸿章，他还在任上，如何便要袁世凯来取代他。

“奴才知道太后的意思。”荣禄道，“可事关太后回銮大事，李中堂同样会举荐袁世凯。”

慈禧看着荣禄，好一会儿，说道：“你们把荣中堂扶起来。”

但荣禄不起，相反深深地伏地：“太后啊……”他希望太后能接受他举荐袁世凯的奏陈。

山东济南巡抚衙门传出靡靡之音，一台长着大耳朵的老式唱机正放

着唱片。山东巡抚袁世凯和他的属下赵秉钧瞅着这个能唱歌的怪物，很是惊奇。桌案上，竟还放着慈禧太后西逃前丢失在紫禁城的金护指，还有《辛丑条约》的副本。旁边地上，放着一口很精美的大箱子。

“不好，不好。”袁世凯听着那靡靡之音，摇摇头。于是唱片被拿下来，又放上一张新的，赵秉钧摇着摇柄——唱机里传出来的，还是靡靡之音。

“我说智庵啊，”袁世凯一边听一边说道，“你说咱太后就听这玩意儿？”

“这东西就放在太后的寝宫里，属下派去的人搂草打兔子，连这东西也一锅捎了。属下觉得这就是太后听的东西。”

袁世凯又摇头，赵秉钧于是又换一张新唱片。这一次，他摇出的是雄壮的音乐，法国的国歌《马赛曲》。但袁世凯不懂这曲子的来历。

“好好！这曲子好！”袁世凯高兴地说，竟挥着拳头，跟着音乐的节拍走动起来，一边又说道，“菊人为何没跟你一起回来？”菊人是指徐世昌。

“徐大人说，庆王爷要他留在北京，帮他做做善后的事情。”庆王爷指的是庆亲王奕劻，当时奉圣谕主持与八国联军的和谈。

袁世凯走到桌前拿起《辛丑条约》副本，一边瞅着一边却说着别的事情，“智庵，你说，咱要是也搞个西洋乐队，得使多少银子？”

“属下在北京听说过，那可大发了！西洋乐器全得从香港进货……急吗？”

“急！”

“那就得连乐手一并买过来！这银子……”

“是啊，银子……”袁世凯喃喃地坐下来，竟呆在那里。《马赛曲》忽然更加高昂起来，却又戛然而止。这时沈玉英走进来，一把将唱片上的唱针搬在了一边。沈玉英是袁世凯的第五房姨太太，此时正在受宠，主持着袁府的内务。

“就知道听这劳什子！”沈玉英娇嗔道，“小九的满月你倒是过不过啦？”

“啊，过，过！九九归一，我袁世凯有九个儿子啦！过，过！”

“可账房说，库里总共剩了二十两银子，那怎么过呀？”

“银子？哦，好，好，我想办法。”

“你可快点啊，来了银子，我好预备着……”沈玉英走开去。这时，袁世凯另一个最为得力的属下杨士琦出现在门口。

“你都听到了？”袁世凯瞅着他，杨士琦点点头，便说：“银子的事儿！想想办法。”

街面上，一个大大的“票”字招牌，底下是一个大银庄。一身光鲜的杨士琦，摇着扇子，走了进来，大刺刺地坐在来宾座位上。一个伙计忙过来招呼：“存钱哪老板！”

“我要跟你们掌柜的说话！”

“俺就是掌柜的。”掌柜的走出来，上下审视着杨士琦。

“不知道我是谁吧？”

“请恕俺眼拙！”

“不知道我是谁，那没什么！要是不知道我家大人是谁，那你可就真是眼拙啦！”

“请问您家大人是哪一位？”

“就是这山东的抚台——袁大人！”

“哎哟您哪，俺哪儿是眼拙，俺是瞎了眼！请问大人尊姓大名？”

“鄙姓杨。”

“杨大人请了！杨大人是要存钱？”

“不是我要存钱。是我家袁大人要存钱。”说着，杨士琦勾勾手指，让掌柜的把耳朵凑过来，“跟你说，袁大人要把一笔巨额公款存在你这里。”

“俺的妈呀！”掌柜的乐开了花。杨士琦赶紧嘘了一声。掌柜的压低了声音，但仍然抑制不住兴奋：“俺说今儿个左眼直跳，敢情来了财神爷！”

杨士琦拿扇柄轻击着桌子：“这笔巨款非同小可，我家大人必须先问明白：你能给多少利息？”

“杨大人您甭瞎好吧！在济南府，俺这儿的利息最高！”

“多少？”

“八厘！”

“胡说！”杨士琦一拍桌子，“别以为我不知道：巡抚衙门里的张大人、李大人，还有所有的大人，都在你这儿存钱，他们都说利息是十厘！”

“哎呀，哪能啊！大人们在俺这里存钱，利息都是八厘！”

“那就算啦！”杨士琦慢慢站起身，朝外就走。

“请大人留步！”掌柜的急道。杨士琦果然站住了盯着他，他想了想，下了决心，对伙计道：“把账本拿来！”

小窗口里，账本立刻递了出来。掌柜的翻开一页，指点着：“您瞅瞅，这是张大人的，这是李大人的，这是王大人的，所有的大人，在俺这儿存钱，都是八厘息。俺没骗您吧？”

杨士琦瞅着账册上的记录：“好吧！我信你了，可我家大人恐怕不信，我得抄下来，给我家大人看一看，他要是信了，你这儿就是我们抚台大人的银库了！”

掌柜的兴奋地喊道：“文房四宝伺候！”

山东巡抚衙门大堂内，官员们端端正正地坐着，每人案前一盏清茶。身穿三品官服的杨士琦讪讪地瞅着他们，“你们都没钱？”

“杨大人，兵荒马乱了好几年，哪里还有钱嘛！”一官员说道。

“是啊！没钱啊！”另一官员也说。

“没钱！没钱啊……”众官员全体应和。

“我原也是这样想……”杨士琦假意沉吟着，“可那票号掌柜，实在极为可恶！他竟敢冒用诸公名义，招摇撞骗，说你们在他的钱庄存了钱，而且是公款！所以，袁大人不得不让我来询问诸公一番。”

“为官一任，造福一方，我是两袖清风，一芥不取呀！”一官员说完，众官员争相应和：

“票号掌柜如此毁我大清官员清誉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！”

“请杨大人查办票号掌柜，还我清名！”

“对，查办！”

“我已经查办了。而且全查明白了。”杨士琦说道，“诸公确实没有贪污公款，也确实没有在票号存钱！我向诸公保证：以后谁要再说你们贪污，就是陷害我大清的官员！”

“杨大人明鉴！”

“多谢杨大人！”

大家总算长长舒了一口气，端起茶盏，准备喝一口。但见杨士琦一挥手，数箱银子给搬了上来，打开，白花花耀眼。所有的茶盏都停在了嘴边。

“诸位请看。”杨士琦缓缓言道，“我还遵照诸公的意愿，把这些冒诸公之名，顶诸公之姓，谎归诸公名下的这些个银子，都给查抄在此！今日即归还府库。”

所有的茶盏都掉在了地上。杨士琦却不慌不忙端起了茶盏。

左右一声吆喝：“送客！”众官员苦着脸，走了出去。

袁世凯自内堂闪了出来，“有多少啦？”

“加上银票，大约一百四十万两。”

“不够，还是不够啊……”

杨士琦惊奇地瞅着袁世凯。在他的心目中，袁世凯绝不是那种一意敛财的上司，今儿个他是怎么啦？

袁世凯的小九，今日满月。荫昌王爷正逗着奶妈怀里的孩子，其他王爷们围在一边，都是满脸的笑，满口的赞扬。袁世凯是满脸的幸福。

一年前，八国联军打进北京那天，慈禧太后西逃，许多王爷来不及跟上去，辗转逃到了山东。那一年，北方地区最安定的地界，只有袁世凯治下的山东。袁世凯想方设法，把济南最好的房子弄到手，让王爷们暂时稳居，从此吃喝供应，毫无短缺。王爷们自然感激。今日袁世凯的孩子过生日，王爷们借此题目，忙着表示自己的一点意思。只见荫昌手中早有一枚玉佩，上面扎着红穗子，轻轻戴到了孩子的脖子上。

“哎呀荫昌大人，您这是……”袁世凯说道，却见其他王爷们也纷纷摘下身上的贵重饰物，放到那孩子身上，一边很不好意思地说着：

“一年没回京城，身上也只有这个……”

“若在以往，这点子东西，哎呀，怎么好拿出手嘛……”

“慰廷，这个，唉，让你见笑喽……”

“不过是点意思，让孩子拿着玩玩儿罢了……”

袁世凯却是满脸的感激：“哎呀各位王爷，这，这可真是的，真是

的……”一边恭敬地向内堂方向伸出手，“各位王爷，里边请……”

王爷们互相谦让着进入内堂。袁世凯一摆手，奶妈抱着孩子也进去了。袁世凯深深地呼了口气，坐下了。却听得一声喝喊：“圣旨下！袁世凯接旨！”

袁世凯赶紧起来，跪听圣谕。原来正是那道让袁世凯接替李鸿章的旨意到了。是这样说的：“着山东巡抚袁世凯署理直隶总督，即行接收天津防务，再赴保定迎銮。钦此！”

“臣领旨谢恩。”袁世凯接过圣旨，起身，把传旨太监恭敬地请入内堂，“公公一定累了，请先喝杯小儿满月的喜酒如何啊？公公请！”

宴席散后，杨士琦、赵秉钧喜滋滋地向袁世凯垂首恭贺道：“给总督大人贺喜！”没有声音。二人抬头一看，袁世凯满脸的沉毅，不禁面面相觑。

“知道煮熟的鸭子为什么还会飞吗？”袁世凯问道。杨士琦、赵秉钧再次面面相觑，都摇头。袁世凯自己回答：“因为那鸭子还没熟透。”

此时，里间桌案上的一堆贺礼——除了玉佩就是红包——已经变成两堆。沈玉英坐在桌前，一副当家的样子，正拨拉着算盘，计算礼品数额。奶妈抱着孩子，在一旁喜滋滋地瞅着。

“这个能折多少银子啊？”沈玉英拿起一块玉佩，问道。

“那谁能折得出来，得钱庄掌柜的说了算。”奶妈道。

“这种成色的玉佩，怕是钱庄掌柜的也没见过。”沈玉英说着，执笔在账簿上记下：特等玉佩一只。然后把玉佩归在算好的一堆中，从另一堆又拿起一件……

袁世凯走进来，杨士琦、赵秉钧跟随着。

“英子，省点心吧。”袁世凯道。沈玉英抬头，惊奇地瞅着丈夫。袁世凯走到奶妈、孩子跟前，垂首轻轻亲了一下孩子，抬头时，已经把孩子脖子上的玉佩摘了下来。孩子哇的一声哭了。

“哟哟哟，瞧这孩子，从小就爱财。”袁世凯一边哄着孩子，一边对着沈玉英说道：“一点都不随我。”又转向孩子：“好啦好啦，别哭啦，等你爹把事儿办了，我把这些个玩意儿都给你找回来！”显然是说给沈玉英听